

第一部

惶惑



四世同堂

老舍

四世同堂

老 舍

上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四世同堂

老 舍

百花文艺出版社

致 读 者

几十年来，广大读者对于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与侵华日军英勇作战，和农村人民在敌军占领下如何生活与怎样斗争的文学作品，已经读过不少了；对于反映我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城镇如何发动群众跟敌人进行机智顽强斗争的文学作品也已读过一些了。然而，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因此，我们愿向希望了解这段情况、阅读这类作品的广大读者推荐我国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本小说由三部分组成，即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充沛、真挚的感情，主体、典型的人物，描绘了北平人民在过去的年代里充满着痛苦、屈辱和愤怒的情景。

敬爱的读者，当你开卷之后，它将把你带进四十年前北平西城一条普通的小胡同里。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那个时代的一角，并难免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 者

四 世 同 堂

(上)

老 舍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1/8 插页 12 字数317,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151·496

定价：1.20元

前 言

胡 絮 青

小说《四世同堂》分上、中、下三部，共八十万字，是老舍著作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它的写作时间最长，花费的精力最大，也是老舍自己所喜爱的作品之一。

现在我借小说重新出版的机会，将这部作品的创作经过简单的说一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济南前夕，老舍为了抗日救国，毅然离开了我和三个孩子。那时，最小的孩子才三个月，最大的也只有四岁。他走后，济南沦陷，交通断绝，我们母子被困于济南。一九三八年，在黄河铁桥修复后，我二哥才把我们娘儿四个从困境中接到已沦陷的老家北京（当时叫北平）。

在北平，我隐姓埋名地过了五年亡国奴生活。五年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欺辱、压迫、蹂躏愈来愈甚。我感到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一九四二年夏，老舍母亲病故，我送终了这位受苦的老人，再次下决心逃出北平。经过暗中准备，秋天，我带着三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和必要的行李，偷偷地逃出了北平。辗转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等省，历时五十多天，终于死里逃生，到了重庆。

见到离别了六年的老舍，他是贫病交加，瘦弱不堪，显得很苍老。日本的侵略，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使他极为愤恨和焦虑。家人的团聚也没使他高兴起来。

我们在重庆北碚安家后，新老朋友，纷纷来看望我们。尤其是家或亲友仍然在北平的一些老朋友，更是迫不及待地向我打听各种情况。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叙述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对北平人民的奴役和蹂躏的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吸着烟，静静地听着，思考着。就这样，使他心中那旧日的北平，又增添了沦陷后的创伤和惨状。

终于，老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构思，在一九四四年元月开始动笔写以沦陷了的北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起在重庆的报纸上连载，书名是《四世同堂》。他本打算用两年的时间写完这部预计为百万字的小说，但是因为贫血、打摆子和肠胃病的折磨，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到一九四五年底才写完这部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于一九四六年一月由良友公司在上海出版，书名为《四世同堂》。以后改由晨光公司出版，第一部取名《惶惑》，第二部取名《偷生》，连同当时还没写的第三部《饥荒》，全书总名仍为《四世同堂》。

一九四六年三月，他与剧作家曹禺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他写了这部书的第三部——《饥荒》。这一部比预计的字数要少，只有十三万多字。到此为止，老舍总算完成了他的“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

《饥荒》于一九五〇年五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在上海《小说》月刊上连载。

^{*} 老舍：《八方风雨》

《四世同堂》写的是沦陷了的北平。虽然我给老舍提供了一些真实的背景线索，但是，小说的全部人物和故事情节却都是老舍的艺术创作，是作家的心血。小说中的主人翁是整整一条胡同的居民。它涉及十七、八个家庭和一百三十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六十多人，他们中有中学教员、老诗人、拉洋车的、棚匠兼耍狮子的、教授、唱戏的、开布店的、“打鼓儿”的、“摆台”的、“窝脖儿”的、巡警、税局长、剃头的、流氓、妓女、汉奸、老寡妇、英国外交官员、看坟的、特务等等。小说就是通过这些人的故事，抒写了北平人民的爱国激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凶残、虚弱和无耻。今天再来看这部小说，我感到还是有意义的。

时隔三十余年，这次决定出版这部书时，我重新翻看了现在仅存的前两部手稿，发现老舍在建国后，在第一部前二十四章手稿上做了一点删节修改。因为他生前对全书并没有修改完，这次出版为了全书一致，仍旧按未修改前的原稿印行，只作了几处文字的校正。现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惶惑》与第二部《偷生》，都根据原作手稿作了校对；第三部《饥荒》也与一九五〇年《小说》月刊上的连载进行了校对。前两部中关于国民党的有些提法和称呼，由于考虑到作品写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写的是沦陷区的生活，又发表于国民党统治区，保持原来的那些提法与称呼，今天还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也就不作改动了。

三十年来，一些同志曾建议将《四世同堂》重新出版，今天，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同志们的热情努力下，将愿望变成了现实。这不仅对关心这部作品的同志是一

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想，这也是对老舍欣慰的纪念。在此，我
谨向两个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七九年九月

北 京

序

假若诸事都能“照计而行”，则此书的组织将是：

1. 段——一百段。每段约有万字，所以
2. 字——共百万字。
3. 部——三部。第一部容纳三十四段，二部三部各三十三段，共百段。

本来无须分部，因为故事是紧紧相连的一串，而不是可以分成三个独立单位的“三部曲”。不过，为了发表与出书的便利，就不能不在适当的地方画上条红线儿，以清眉目。因此，也就勉强的加上三个副标题，曰《惶惑》，《偷生》，与《饥荒》。将来，全部写完，印成蓝带布套的绣像本的时候，这三个副标题，就会失踪了的。

现在是随写随出，写到够十五万字左右，即出一本，故三部各有两本，全套共六本。不过，到出第二本的时候，也许就把第一本也放在里面，在《惶惑》之下，成为四世同堂的第一部，而后，第二部，第三部，也许照方炮制，直到全套出来，再另行设计，看是用石印好还是刻木版好；此系后话。暂时且不必多去操心。

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

上，身体上，都有苦痛，我不敢保险能把写完。即使幸而能写完，好不好还是另一问题。在这年月而要安心写百万字的长篇，简直有点不知好歹。算了吧，不再说什么了！

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在打摆子中。老舍北碚



一九四五年底，摄于重庆北碚

四世同堂

老舍

(一)

祁老太爺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

在他的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

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朝的皇帝怎樣退位，

和接不斷地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

鎗聲炮聲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開了，馬

路又飛馳着得勝的軍閥的高車大馬。戰

爭沒有嚇倒他，和平也過使他。他還是個安

達節他要過節，過年他要祭祖，他還是個安

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停，的過着不愁吃穿

的日子。即使趕上兵荒馬亂，他也自有辦法。

他的家裡老存着全家餉吃三個月

的糧食與鹹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

兵在街上亂跑，他會關上大門，再用紫

漆石頭頂上，便足以消災避難。

為什麼祁老太爺只預備三個月的糧食

與鹹菜呢？這是因為在他的心理上，他總以

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麼

災難，到三個月必定災消難解，而後諸事大吉。

作者手迹

致 读 者

几十年来，广大读者对于反映八路军、新四军与侵华日军英勇作战，和农村人民在敌军占领下如何生活与怎样斗争的文学作品，已经读过不少了；对于反映我地下工作者在敌占城镇如何发动群众跟敌人进行机智顽强斗争的文学作品也已读过一些了。然而，当我们伟大的古都北平不幸沦陷敌手后，广大市民过着怎样的生活，进行过什么样的抗争，对许多读者来说当是非常陌生的，而反映这种生活的小说也是不多的。因此，我们愿向希望了解这段情况、阅读这类作品的广大读者推荐我国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四十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本小说由三部分组成，即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第三部《饥荒》。它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充沛、真挚的感情，立体、典型的人物，描绘了北平人民在过去的年代里充满着痛苦、屈辱和愤怒的情景。

敬爱的读者，当你开卷之后，它将把你带进四十年前北平西城一条普通的小胡同里。在这里，我们将看到那个时代的一角，并难免将以十分复杂的心情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 者

第 一 部

惶 惑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祁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北平的灾难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脑热，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不信，你看吧，祁老太爷会屈指算计：直皖战争有几个月？直奉战争又有好久？啊！听我的，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祁老太爷已经七十五岁。对家务，他早已不再操心。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浇浇院中的盆花，说说老年

间的故事，给笼中的小黄鸟添食换水，和携着重孙子孙女极慢极慢的去逛大街和护国寺。可是，芦沟桥的炮声一响，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谁教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所以祁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因为第一，她已给祁家生了儿女，教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第二，她既会持家，又懂得规矩，一点也不象二孙媳妇那样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看着心里就闹得慌；第三，儿子不常住在家里，媳妇又多病，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而长孙终日在外教书，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与亲友邻居的庆吊交际，便差不多都由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老人天公地道的得偏疼点她。还有，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儿媳妇见了公公，当然要垂手侍立。可是，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身上又经常的闹着点病；老人若不教她垂手侍立吧，便破坏了家规；教她立规矩吧，又于心不忍，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作“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咪咪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象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